

跟随徐霞客的足迹游花溪

或许是在花溪生活和工作时间比较长，在与外地朋友聊天时，总有意无意地聊到花溪历史上的人和事，于是就有了想把这些人其事往下写的想法，而这篇文章，写的是徐霞客与花溪的情缘。

其实，我知道徐霞客曾到访花溪的事是在1996年，时年80岁的花溪学者欧阳震老先生常到花溪区政府与区领导商量骑龙二周（周渔璜、周钟瑄）研究事宜，我接待过几次。在闲聊中，老先生讲了徐霞客到访花溪的事。

后来，我查阅了《黔游日记》，发现徐霞客进入花溪区现管辖区域共描述了10个地名，分别：水边寨（推测为今上水村）、大水沟、华佗佬桥（今花溪大桥）、头目岭（今桐木岭）、青崖桥（今青岩北古驿道上的青岩桥）、青崖城北门（今青岩北城门）、老龙脊（今龙井村）、荔楼（今新楼村）、马铃寨（今马铃村）、水车坝。



修建于明成化年间的“青崖桥”



修建于明天启年间的“荔楼”桥

花溪大桥的由来

徐霞客入黔，是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三月二十七，他从广西南丹入境贵州下司，途经独山、都匀、麻哈（今麻江）、平越（今福泉）、新添（今贵定）、龙里、鼓角（今谷脚）、贵州（当时的贵州城，元朝为顺元城）、司南门（今次南门）、太子桥（今太慈桥）、岷堰塘（今甘荫塘），然后进入花溪。

在花溪，徐霞客写道：“又南二里，始见东溪汪然，有村在东峰之下，曰水边寨。”我推测，这里写的是现花溪十里河滩北门附近的上水村，因为花溪河从这里开始转弯向小河方向，从贵阳方向来到这里，才能见“东溪汪然”。

“又南三里，日大水沟，有一二家

在路侧，前有树可憩焉。”这里写的是现花溪大道西侧的大水沟村，东面隔河相望的大成山下，就是贵阳孔学堂了，当时这里是人烟稀少的小村寨。

接下来，他从大水沟继续往南行走，在“岭上平行，五里”，“遂东与大溪隔”，在“土山峡中，又一里，出峡。”这里写的是现贵州民族大学、贵州大学老校区，最后从贵州大学人武学院出峡到花溪河边。人武学院后确有两座山，山间形成峡谷状，现为人武学院教学楼和贵州大学足球场等用地。

出峡后，徐霞客来到花溪河边，“稍折而东，则大溪自西南峡中来，至此东转，抵东峰下，乃折而北去。有九巩同‘拱’巨石梁，南北架溪上，是为华佗佬桥。”我推测，他的位置应该在现花溪公园芙蓉洲，这里可以看到“大溪自西南

峡中来”，然后东行到现花溪大桥。有趣的是，徐霞客描述的花溪桥为九孔桥，而后的学者考证为七孔桥，不知何故。

据史书记载，“华佗佬桥”由贵州宣慰使司同知宋昂组织修建，明宪宗成化元年（1465年）动工，成化三年（1467年）竣工。在此之前，这里从林密布，人迹稀少，只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附近农民从过水坝上的跳蹬石上过河，大部分人从上游的麻窝寨（今平桥）过河。

桥修好后，宋昂起名“济番桥”，因桥头为花佗佬寨，俗称“花佗佬桥”，是连接“贵州城”和青岩、定番（惠水）的重要通道。1937年，贵筑县县长刘剑魂认为“花佗佬”不雅，更名花溪，并书写“花溪”二字刻石立碑于花溪桥头，于是“花佗佬桥”更名“花溪大桥”沿用至今。

两大水系的分水岭

徐霞客在花溪大桥南岸“铺肆”中吃完饭，就继续南行到了“头目岭”（今桐木岭）。在这里，徐霞客发现了桐木岭为南北分水之脊，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分水岭。同时，他考证了“头目岭”的由来，是因为过去金筑长官司衙署驻地在“西界尖峰下”，现为贵州财经大学后的斗篷山（当地布依族称为“播岗”）山腰，此岗为头目驻守处，因此得名。

离开桐木岭后，徐霞客“依东界石山”南行八里地，“则有溪自西北峡中出，至此东转，石梁跨之，是为青崖桥（今青岩桥）。”在此，他考证了青崖桥下的水从“西北峡中”（今桐木岭方向）而来，经定番州（今惠水县）而南下泗城（今广西凌云县）界，入都泥江（今广西红水河），又出岭南而

去。从青岩桥南行半里，徐霞客来到“青崖城之北门”，发现“其城新建，旧迂而东，今折其东隅而西就尖峰之上，城中颇有瓦楼街市焉。”

徐霞客说的“其城新建”，在史书上有记载，指的是明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至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，青岩土守各班麟贵在原青岩堡西南一公里的地方修建青岩城，设有东南西北四座城门，俗称旧城。数年后，其子班应寿认为老城东面弯曲，不够险峻，乃将城之东隅拆除，改而向西，把城墙延伸到尖峰之上。在保留南门的基础上，从东门向大茨窝扩展，增建了一座城门，名为“定广门”（通向定番州、广顺州之意），俗称新城。

他还说：“青崖屯属贵州前卫，而地则广顺州所辖。”他介绍说“有溪自西北老龙脊（今龙井村）发源，环城北东流南转。”他说青岩“是贵省南鄙要害，今添设总兵常驻武官驻扎其内。”根据《青岩镇志》记载，青岩在明清时

期既是交通要道，又是兵争之地，有土守备、总兵等领兵驻守。明朝时期行政建制最高正三品，清朝最低时降为从九品。

十五日拂晓，徐霞客出青岩南门，往马铃方向行走十里路，见“有村在路北山下，曰荔楼（今新楼村），大树蒙密，小水南流。”

说到新楼村，我最近还听到一个关于更改村名的故事。据说新楼原为荔楼，荔为树木茂盛的意思，也符合当时村寨的生态环境特征。但在新中国成立前，荔楼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瘟疫，据说是伤寒，死了不少人。老百姓认“荔楼”谐音是“瘟楼”，不吉利，由此更名“新楼”。在《青岩镇志》中记载，1950年以前，叫“翁楼村”，属燕楼乡管辖；1950年至1957年叫“新楼村”，属新哨乡管辖；之后属青岩管辖。但没有查到瘟疫的相关记载。

昔日荒山，如今青山

徐霞客离开新楼后写道：“从其西入山峡，两山密树深箐，与贵阳四面童山光秃无木的山迥异。自入贵省，山皆童然无木，而贵阳尤甚。”在这里，徐霞客将入新楼以后看到的生态环境与入贵省（贵州省）后，特别是贵阳的生态环境作比较，发现新楼一带“密树深箐”，而贵阳一带“四面童山光秃无木”。其实，从四十年代清华中学后大将山脉的旧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旧时大将山脉确实是“光秃无木”的。今天郁郁葱葱的生态环境，是贵阳市实施二环林带建设的成果。

离开新楼后，徐霞客继续往马铃

方向行进。一路从林密布，“有泉淙淙，随现随伏”“其冷彻骨”。

“半里，转而西行，又半里，得一村在北山下，曰马铃寨。路由寨前西向行，忽见路南洞已成大溪，随之西半里，又有大溪自西峡来，二溪相遇，遂合而东南注壑去。此水经定番州，与青崖之水合而下都泥者也。”在这里，他查证了马铃河由南面和西面两条溪水汇合而成，并流向下流的惠水，与青岩方向来的水汇合后流向红水河。

西向行二里，他来到水车坝。坝北有卢姓土司，坝南有场子在土山间，四川人修房子在场子旁边寄居。徐霞客在四川人的旅店中吃了饭，拿钱给主人，却“辞不受”。随后，他艰难攀上

“峻石密丛”朝广顺白云寺而去。

跟随徐霞客的足迹一路走过花溪，由衷感慨徐霞客做学问之严谨，对水文地理考证之准确。比如准确提出桐木岭是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分水岭；一路上对路程用五里、一里、半里等描述（明代沿用隋唐的长度单位，一里等于360步，5尺为一步，一尺等于29.5厘米，一里约531米），可见他一路走来，心中不停地数着脚步，可谓是用脚步丈量地球的人，其治学之严谨值得后人学习。正是他治学严谨，才有勇气推翻《禹贡》关于“岷江导江”的说法，断定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源头。

据《贵阳文史》（作者：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研修部部长 龙华）